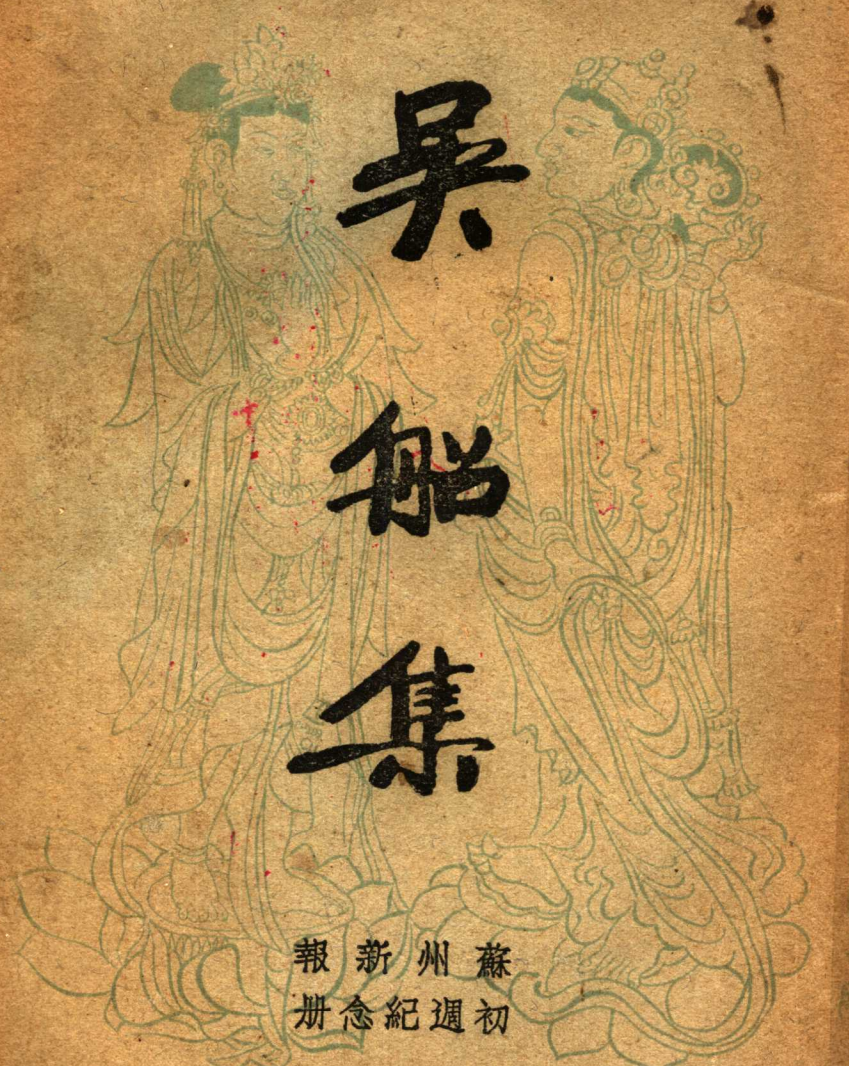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green ink line drawing of two Buddhist figures. On the left, a figure with a crown and elaborate robes stands. On the right, another figure, possibly a bodhisattva, is shown in profile, also in ornate robes. The figures are set against a textured, aged paper background with some red ink splatters.

吳船集

蘇州新報
初週紀念冊

吳
船
集

蘇州新報一週紀念冊

中華民國廿八年八月一日出版

編輯者 蘇州新報社

發行者 蘇州新報社

印刷者 蘇州新報社

本紀念冊隨八月一日之蘇州新報附送讀者，不另取資。

卷頭語

——蕉園——

昔范成大奉召自蜀中返臨安，取蜀漢諸葛亮成都送別費禕使吳之語：『東吳萬里之行始於此』，以爲彼行程日記之命名，而稱所著爲『吳船錄』焉。

蘇州新報，自去歲八月一日創刊以來，已屆歲周。社中同人，暨投稿作家，各出其文字著作，合刊小冊，以餉讀者，而爲一週之紀念。余意：本報承事變之餘，誕生吳中；諸文友各挾如椽之筆，努力爲復興建設而宣傳，風雨同舟，蓋不啻患難同經矣！是則斯冊之輯，即借用范氏『吳船』二字，而殿之以『集』，所以表示諸文友於吳中集錦之作，有何不可？

既綴數語，系以小詩。詩云：

『春水船知天上來；一帆風送亦悠哉，長江萬里從頭數，三峽詞源吼若雷！』
『萬里吳行古豔稱！而今吳下幾良朋；同舟雅有文章誼，風雨雞鳴對一燈。』

目錄

卷頭語·····	燕園
芥塞山寺下考證·····	白蓮
從玉的來源說到蘇州的琢玉工業·····	東生
和成琢如(揚州慢)·····	春泥
海天勳績·····	一雲
太湖詩話·····	逸我
流風遺韻說吳王·····	立人
關於金聖歎·····	晴庵
我投到雕刻圈裏的回顧·····	雲石
梅龕瑣錄·····	滄浪舊侶
獅林石語·····	玉壺

替寒山寺鐘下考證

・白 蓮・

陰雨無聊，靜坐看書，讀二月號日本東京出版之「揚子江雜誌」；中有日人西晴雲所著之「蘇州與寒山寺」一文，對於寒山寺之歷史考證，反較蘇州本地出版之任何游覽指南為詳盡。

原文謂：『寺之創建，距今約千五百年前，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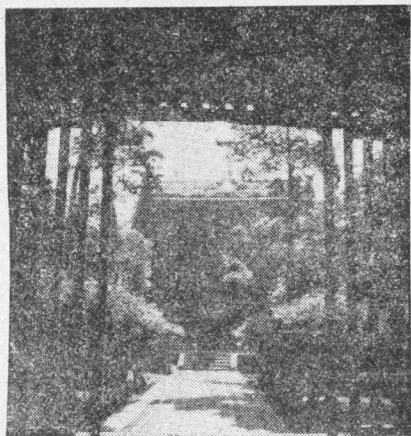
梁武帝天

監年間（

五〇二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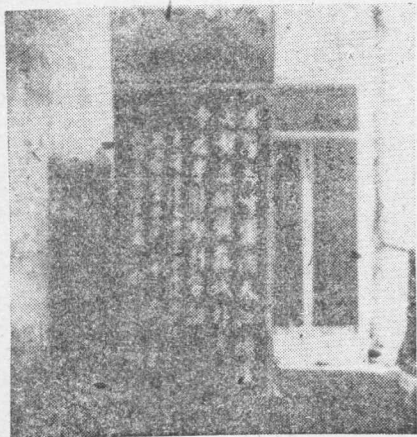
五一九）

，當時稱



寒山寺內門望

「妙利普明院」。厥後北宋太宗太平興國之初（九七六），節度使孫承祐建塔七級，宋仁宗嘉祐年間（一〇五六—一〇六三），賜號「普明禪院」，元末（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，一三六七）罹兵燹，寺與塔盡化灰燼！明太祖洪武二年（一三六九），寺僧惠貞再建



俞樾補書張繼詩碑

，再燬於火，英宗正統間（一四三六—一四四九），知府況鍾再建。世宗嘉靖年間（一五二二—一五六六），鑄大鐘，并建鐘樓以安置之。神宗萬曆三十九年（一六一二），建精美之藏經閣，全寺整飭一新！惜萬曆四十六年（一六一八），火燬大殿！翌年（一六一九）重修葺之。清代康熙五十年（一七一二），大殿失慎。咸豐十年（一八六〇），五度遭火；故古代建築物，除詩碑外，幾無復留存」云云。

今之楓橋寒山寺，固盡人皆知爲清末江蘇巡撫程德全所重建，而落成於辛亥（宣統三年，一九一一年）六月者。民國九年（庚申，一九二〇），南海康



（贈所博縣伊本日）鐘寺山寒

華嚴經，亟保存之，臨風感慨題詩」。因是民國十年蘇州文新印刷公司出版之「蘇州指南」中，遂據此記載：謂「舊鐘爲日人取去，近年日人募鑄一鐘，歸還本寺」云云（自後各指南，均因襲其說）。其言極模糊不清，與康有爲之詩跋，均非確論焉。

有爲來蘇，曾題詩一絕，立碑於寺。詩云：「鐘聲已度海雲東，冷盡寒山古寺楓，勿使豐干又饒舌，他人再到不空」。并跋云：「庚申（民國九年）二月念五日，偕韓徵君文舉，同游吳下楓橋寒山寺，則唐人鐘已爲日人取去；故吾於龍壽山房善繼血書

考寒山寺之舊鐘，既爲明嘉靖年所鑄，迥非唐代之物，而康氏之「唐鐘已爲日人取去」一語，其失考可知。蘇州指南中，既不詳紀失鐘年月，又不明指今鐘究從何來？僅依康之詩跋，謂爲「近年日人募鑄歸還」，意者今鐘殆爲日人募鑄唐式，而於民國七八年間送來者乎？詎知事不盡然，而蘇州人上對於此鐘，實隔膜到萬分！

按：寒山寺之今鐘，懸諸大覺樓者，鐘上所鑄之款誌宛在。日人西晴雲之蘇州與寒山寺一文，中亦有記載，謂上刻「紀州海上郡，吹上白雲山報恩寺，中興開基，日順大僧都，貞亨四年之鑄造，錢塘弟子胡光塘敬助」云云。并謂是鐘係昔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，由扶桑遠道寄贈者。今人王揖唐氏之東遊紀略（民國二十三年著）中：稱日本紀州高野山之金剛峯寺，拔海九百米突，雖夏猶寒！全山共有一百二十餘寺院；當年豐臣秀吉崇佛，廣建寺院，爲其老母祈福者。——寒山寺今鐘款誌之吹上白雲山報恩寺，即係其中寺院之一。鐘上所鑄之「貞亨」，爲日本天皇系白十二代靈元天皇之年號，貞亨四年，即清康熙二十六年（一六八七），距今蓋已二百五十二年矣。

是則伊藤博文所贈之寒山寺今鐘，亦係日本名利中之古物，而蘇州指南中所稱「近年日人募鑄一鐘，歸還本寺」之說，不攻自破矣。總之：目前之蘇州人上，頗不喜讀書，大率人云亦云，以訛傳訛，我頗爲蘇州人上所不取焉。

——月廿一日，寫於蘇州——

從玉的來源說到蘇州的琢玉工業

東生

——良玉雖集京師，工巧則推

蘇州！（天工開物）——

假使我們從鄰縣或別的地方到蘇州來，穿珠巷這條饒有詩情畫意的小巷，總會勾引起一陣思古的幽情。

此地

離開閶門

，僅箭

之遙，轉

飾陳器王之內巷珠穿

曲得像一條鵝頸。全巷中除却極少數的居戶外，多半是琢玉業的作場，琢玉，不僅在內地只有蘇州有，就是在全國，除却北平廣州之外，也只有蘇州。蘇州琢玉業的中心區域，就在穿珠巷，其他鄰近穿珠巷一帶，也不在少。我們提到了琢玉，對於這



景 內 廟 王 周

民族的工藝美術，覺得很有忠實報應於品者的必要，在此，把玉的來源，和蘇州琢玉業的歷史，先來談談：

玉器和銅器，都是中國古代特殊的考古學的遺物，——人的技術，在世界各國中很不易找出同樣的例子。玉器自古即視為瑞玉，周禮考工記稱：「玉人」掌攻玉的工作，這就是琢玉工藝的觴罷？但是如何施工？却並沒有提及。後代有手工開物等載述琢玉方法，雖然才見得和周代古代的古琢玉方法相同，不過像對那零微的玉石，施展人力的琢磨，大體上不致有何根本的改變吧。

我國產玉，是世界上有名的。玉器在三代時，即被視為禮器之一，不論人子諸侯，祭告天地，山川，神祇，玉是王侯的法寶。我國山海經中所載玉的產地，不下二百數十處，而王之意，不特不甚明白，并所記之處，亦多不能置信。從許多古籍中攷證起來，當以新疆的和闐，與陝西藍田，（今已探盡）河南的南陽為主。在玉業中人說來，美玉曰老山玉。古代的玉，落過土的叫漢玉，其質，豈非是漢！三代之玉固有，漢代以後唐宋之玉亦何嘗沒有。現在要知道的，是玉之產地，在唐宋以前，陝西藍田，產有大量，唐詩



場作器玉琢之內巷味穿

中有：藍田日暖玉生煙句，可證唐代的藍田玉，還是採掘的全盛時代，今人所見之玉，除却土斑瑣點的古代玉外，純白色的晶瑩的美玉，則來自和闐，（根據 BISHOP 和 LAUFER 之說）可是漢代以前和闐的白玉，曾否被周室天子諸侯所採用呢？這個問題，太不容易解答了，只好不談。惟有一事可確認漢晉六朝時，曾因西域交通之暢便，採玉移送內地者；直到一九〇年斯坦因



工人作中之玉人

二次到西域——新疆——去攷古，在尼耶河畔，獲得木簡甚多，上載：謹奉琅玕（即玉）一，致問××字樣，可知漢代以後，和闐玉之輸入中國，乃為習見之事，不過，陝西藍田，與河南陽的玉，也同時供應於中國市場之需要。

玉的採法，在西域聞見錄有詳記，茲將和闐河的採玉情形，摘錄出來：

一其地有河，產玉石子，大者如盤，如斗，小者如拳，如栗，有重三四百斤者，各色不同；如雪菜，而全片透顯者尤難得。河底大小石，錯落平鋪，玉子雜生其間，採玉之法，遠岸官一員守之，近河岸營官行，截河並肩，赤腳踏石而步，遇有玉子，回子即腳踏一員守之，派熟練

回子，或三十人一行，或二十人，一知之，鞠躬拾起，岸上兵擊鑼一棒，官即過硃一點，回子出水，按點索其石子。

這種採玉的方法，全靠當地土人的經驗，方法是老舊得可笑，玉石子，取出水後，一經運到蘇、平、粵等各地，即聽候玉工的開雕琢磨。

入工開物有云：凡玉由彼地纏頭回，或溯河舟，或駕橐駝，經莊浪入嘉峪，而至甘州與肅州，中國販玉者，至則互市而得之，東入中華，卸華鼎京，玉工辨璞高下定價，而後琢之，良玉雖集京師，工巧則推蘇州！蘇州琢玉的名兒，經此一棒，也就大大出名，吾們走過一家琢玉工場的前面，耳朵裏送來一陣陣沙沙之聲，在這聲音裏面，含有千餘年來工藝美術史上燦爛輝煌的史蹟在裏頭呢。

因為大工開物裏面，極力讚美蘇州玉工技巧的優越，由此可知蘇州琢玉業在宋朝時候，已有極精美的成績。但是，蘇州玉工，究竟發源於何時？則已無從考證。從宋元到清朝，蘇州玉工，因手術精巧，引起皇家的注意，在有清乾隆時，海內承平，這位會享清福的帝皇，非但考究古器，對於美玉的愛好，也非常熱烈，曾設立琢玉館於北京，下旨招取蘇州的玉工到北京去，專為皇家顯貴，琢磨異域所貢的美玉，據說：蘇州玉工，一部分從此落了籍，不再回返故鄉，他們所懷的絕技，也傳授了北京人，至今前門一帶的玉工還是蘇州人所傳授的。一部分玉工，回到故鄉，雖不能說是衣錦榮歸，但人人均獲厚賞，至今作場中學徒稱呼師父，不叫師父，而呼「先生」，與其他手藝業有別，還是乾隆時一班玉工，榮歸後沿襲的

風氣；表示「琢玉」是件清高的行業，故師父亦須稱呼先生。

從乾隆到現在，二百餘年中，蘇州的琢玉業，究竟有何特殊的演變？手頭沒有專門記載的書籍，可資參考，惟據故老言：道光以前，專門賣「器」的店舖尙少，至道光時，閭門外吊橋四週，玉器攤擺設如林，同時，閭門內穿珠巷的周王廟，也有「市」，金闔一角，玉市之盛，一時無二，今北方人猶稱吊橋爲玉器橋，周王廟爲「器廟」，始此。

光緒初年，歐風東漸，器物多用洋貨，「器」爲實玩品，除供少數士大夫清玩外，一部分專銷洋莊，供外人購買。惟老山玉已見減少，新山玉大見盛行，價亦便宜，新山玉爲微綠色之玉石，質亦較嫩，產於遼甯，現在穿珠巷一帶作場中所施琢磨的東西，大半爲新玉。

目前玉器商店在穿珠巷一帶者，有十餘家，城外一家。工場中琢磨而成的器物，銷售於遼甯，吉林，湖南，湖北，天津，陝西，福建，江內，安徽等省市，民國廿年時，曾一度發皇，貿易激增，惟自事變以來，外省之交通，尙未盡復。歐美貿易，亦告中斷，故玉器業之在今日，已呈衰頹景象，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。

琢玉業的作場，是製成器物大本營，其中心點在金閭門內，四鄉雖有，亦僅寥寥數家而已。城內最盛之區，如穿珠巷，天庫前，周王廟亦，寶林寺前，王樞密巷，石塔頭，前石子街，周王廟巷，迴龍閣，劉家浜，高井頭，景德路，梵門橋亦，學士街，剪金橋巷等處，都偏在姑蘇城的西部。估計作場約有二百餘家，男女工人約一千強。

琢玉的程序，和琢玉的工具，也是極有興趣的一件事，琢玉必需的物品，是解玉沙，

(ABRASIVES) 是黃沙石英所製成，或係紅砂石榴石所製，名爲金鋼砂，大塊玉璞，先用鋼絲解開玉璞，解下時，不時把金鋼砂蘸抹，待玉璞分解，再用附有利刃的圓鐵鋸裝在機軸的軸端，玉面蘸了沙漿放在下面，以足踏動機軸，那玉璞就照着所需要的形狀切裂下來，其廉隅凸凹之處，需用精粗不同的圓鋸來修琢，最後乃用金剛鑽鑽穿成小孔，以金絲鋸插入，雕成各種空花細紋，最後是磨光手續，需用火漆與金鋼沙的混合溶液，置圓機中待冷，取出釘于木軸上使用，備擦光所用。現在解下，琢玉的工具，或許還是千年以上的老工具，人工使用當然不經濟，如與今日歐洲之使用蒸氣，以電力轉動旋盤的工作效率相比較，那真是大巫小巫之比了。

琢玉所需的原料，從何來的呢。新疆和闐等處所產的玉，現在是很少的了，日前蘇州琢玉工場裏面所用的原料，都從牛莊人迎等地運來，據說那邊產玉雖富，缺乏良工雕琢，所以佔價極賤。全年約產千担左右，運蘇售價，每担約四十餘元，比較次一點的，約值十餘元。這種玉料，即市上所謂之新山玉。愛玩古玉的人，當然不值一顧，但口價格比較老山玉便宜得多，一經雕琢成各種器皿什物，很能引起一般人的愛好，尤其是歐美人，每年總要來蘇採辦一二次不等，因此，這件饒有悠久歷史的民族工業，也得風雨相因維持下去。不過近十年來，因戰事關係，交通上發生阻障，原料來源亦生恐慌，尤其是事變之後，生活程度無形抬高，各幫顧客絕跡，歐美銷路亦斷，琢玉業的前途，今後又走上黑暗之途。

玉璞，外形很像一塊被水冲刷光滑的大石子，色有紅，黑，白，青諸色，有本事的老內

家，不待玉璞分解，就可辨別出裏面蘊藏的玉質，是多是歹。開工時，先用鐵錘猛擊玉璞，使其碎裂，露出玉質，玉業中人名之曰：「開眼」。

開眼後，貴賤判定，用墨水於玉上劃線，然後以鋼絲絞合而成的弓鋸，將玉安放架上，加金鋼沙，二個人像拉鋸似的，徐徐拉動，把玉先解成片，或塊。如須琢成鐲子，或孟子，再以墨線劃好位置，由女工拉鑽，琢成圓形，隨加琢磨，到最後一番洗刷工夫，必須經過長時間的雕琢，因為完全是人工所製成，所以時間上與物質上的消費，也比較的大了。

現在，比較上品一點的玉器，作場中是很難得見的了，最多的是杯碟等類的用具，銷售區域，在國內者，如雲南，四川等省，內地風俗，沾染摩登者尚少，故閨女出閣，妝奩中的首飾，玉鐲玉環還是少不了的，所以銷路尚稱不惡，國外則有日美英法諸邦，他們採購的條件，以用具為大宗，如杯，盤，玩具等等。

據玉業中人談：近十年中，以民國廿二年之貿易為最盛，全年貿易總額達廿萬元，近年來已不足十萬元，似此狂烈地猛跌下去，這饒有歷史的有名手工業，勢將停頓而陷於絕境，社會上既無人過問，誰去設法維持，一千多個工人失業，這問題尚小，最可惜的，是這件工藝美術，足以代表我們蘇州地方文化者，聽任其自生自滅，甯不可嘆！還有一點，我們如果用考古學的眼光來估量玉的價值，覺得問題非常重大；因為玉的使用，在新器時代已知應用而為器物，初民使用玉的原因，當於無意中採取石片時所發現，與銅之發見其源正同。「玉」有誘人的美麗，所以三代時天子諸侯，視為珍寶，周禮考工記：「玉人之事，鎮圭，尺

有二寸，天子守之。命圭，九寸，謂之桓圭，公守之。命圭七寸，謂之信圭，侯守之。命圭五寸，謂之躬圭，伯守之。」圭，是長片之玉，而有孔，與古人時代所用之石斧相同。安特生在河南澠池仰韶，及奉大沙鍋屯，都發現了與圭相似的石刀石斧，由此可知玉器的製作，必承石器之後，至漢代以後，始有貓犬等動物的裝飾品雕琢。三代遺留下來的玉器，如圭，如璋，如珪，如琮，如璧，都是窺測古代禮制，與研究中國古代美術的絕好資料；從這個觀點來估計整個琢玉業的價值，覺得全國工藝美術每況愈下而呈極度衰頹的現在，對於蘇州的琢玉業，應予扶掖而提倡。我們不要以為這是一件十大夫階級的玩物，而輕視其價值，我們的眼光，需要從歷史的見地，而詳考其源流，如是則全部價值，才能估定。

穿珠巷，數十年來，沒有改變過牠，琢玉工場裏面，也是陳襲着古舊的工作方式，在動盪的大時代中，輕輕轉過他那生活輪子，可是，這樣閉門造車，能再挨延着多少時日呢？一嘆！

和成琢如

（楊州漫）

春泥

衡雁歸遲。蜀鵲啼苦。故山一例滄桑。賸人非倦旅。歸寸寸愁腸。忍重話旗亭賭句。燕釵蟬鬢。魂夢都香。漸豪情揜盡。扁舟孤釣寒江。十年舊侶。怎忽忽頭上飛霜。縱側帽同工。長門賦好。才命相妨。客裏鷓鴣衰敝。龍文鼎大筆能扛。漫傷懷遲暮。千峯紅紫斜陽。

海

天

勳

蹟

一 雲

——三寶大監七下南洋的經過——

地大物博四個字，一響成爲我中華國民的自負語，也是自滿語，分明關緊大門，吃不完的油，穿不完的綢，所以從來就端慣紳士派頭，狃於閉關自守的國習，專講些雍容揖讓，修文治，興禮教，所謂泱泱大國之風；對於外國，不呼夷狄，便稱蠻貊，很滑稽地硬加上個犬旁，而自視爲天朝，爲上國，坐是從自負自滿，而成爲自尊自大，再從自尊自大，而流於自暴自棄，實際上確鑿是天時地利所造成的民族性。譬之受慣陰育之福的公子哥兒，膏粱餒養，金玉敷陳，自然地會養成了一種惰性，構成了一種誇大狂。所以我們中國的崇尚武功，揚威異域，在歷史上很不多見，從尹吉甫北伐玁狁起，秦蒙恬之於匈奴，漢張騫班超之於西域，唐代之於突厥回紇，有許多還祇是消極的防禦，稱不得積極的開拓。直至元欽木真，始有大規模的發展，成爲歷史上數一數二的大武功，不過這算不了我們自己的威風吧。況且上邊所說幾事，全是關於陸上的，要像從前東方的日本，西方的英吉利，西班牙，葡萄牙，這樣乘長風破萬里浪，克建海上的武功，簡直絕無僅有，自元而明。方始爲中國海通史上開了個新紀元，就是三寶太監鄭和。但是鄭和的七下南洋，其使命並不全在崇尚武功，揚威異域，